

對「客里空」之揭露

把幾十分鐘
寫成五分鐘

今年二月五日曾經日報以一本頭條的地位，刊登了文永（守）嚴於五分鋪內全部投降」的消息（記者李宏森同志寫的）。這照報紙送到文永後，從攻城部隊以及讀到這一消息的幹部羣衆，均反映說「吹牛誇大，不真實」。

前即有了「一樁樁」，因而心裏明明認為可疑的材料，還是把它當作珍寶一樣的川上了。當時只想到「只要首領講過（其實沒有對質，何以能證明其正講過呢？）錯了也有人負責。」沒有想到對「事實負責，對羣衆負責」才是真正的正確態度。而羣衆分上來

這一錯誤怎樣發生的呢？分社從去冬西南戰役以迄一月的汾孝戰役，報導攻克縣城已好多次了，如何突破「千層一爪」成爲一大苦惱。於是當時就有了「抓特點」報導的想法。當我們在赴文水途中，即遇到了幾位戰士，從簡單的詢問中初步了解到文水戰鬥打得很快，敵人很快投降了，於是「速決」的特點在編者的頭腦中定型了，一路在想如何把「速決」寫得更突出。當我們在城門口遇見分社首

電追問時，還未把我們從迷惘中驚醒，竟未鄭重到軍事機關去對證，卻懷着某些實線上級「既不了解情況，有什麼根據不相信」的命題作了答覆，這又嚴重的表現了非黨報而訊社記者所應有的態度，這是對人民對黨不負責任的惡劣的個人自由主義態度。

（編者按：關於這一「客里空」的報導，八月間已有同志來信揭發，當時李宏森同志正在報社工作，曾請他對此加以檢討，他寫了文章，但把責

先刀砍的戰車時，他則把這好的戰車拿出來了，當時一研究，覺得寫法老一套，遂決定把掃清外圍據點一段材料加以刪削，從轟開城門之時刻起計算時間，以便「速決」更加突出，經過一段時間，以「發」，李安森同志即刻說「通過炸聲起，部隊一分鐘即衝入城內，五分鐘內敵即設降一，而且還寫

任主要師之於「軍事首長親自講給他的」。編輯部對此曾提出疑問，安森同志一再說明是那樣，未能很好的檢討自己。因情況一時搞不清楚，這一問題又懸隔起來了。根據分社的這一檢討，安森同志似有進一步檢討自己的必要。關於軍事首長是否再三講過

是軍事首長親自請的。當時對五分鐘會有懷疑，並計算了從南門口跑步到北門五分鐘亦來不及。但採訪此稿的同志却說：一打入城敵人不作什麼抵抗即投降了。而且強調敵人是自長再三說過的（他原來寫的是三十多分鐘）於是，分社編者認為既然首長說過，希望分社設法調查確實，從稿件稿子的檢討看來，說明我們對於一客里空一潭缺之「追根到底」的精神，以致這一問題至今仍不能完全搞清楚。這就會使那些誹疾忌醫，不敢公開自己的錯誤者，繼續腐蝕着自己，更主要的使腐蝕者工作與革命。至該稿之發表，不啻於工作與革命。

，那就沒有問題，就這樣把該戰報加以改寫。寫好後還得意的向同志們誇口說：「這是隨軍中最精彩的一個戰報。」於是未經軍事機關審閱即拍發了。

第二天總分社即來電追問，五分鐘是否真實？但分社當時並未真正到軍部去查核，竟草率覆電：「該戰報係由某處總幹事常識，又缺乏請教於羣衆（如軍事機關）的精神之故。」

想像中的「游擊戰爭火海」

三月初晉綏日報刊登分社發出「侵

同志寫的，曾受到各方面的批評與指責。當時平川正值開闢大舉進剿，先後佔領我水城及下曲、石永、香樂、仁岩等文鎮，敵人氣焰極為囂張。而記者在百餘里外的中陽城，由軍事機關獲悉後，不是實事求是的組織報導，而是預先主觀上開定了一個「框框」：「舉導敵人的瘋狂進攻，必須要寫出羣衆的反抗與游擊戰爭的開展，否則即會引起羣衆恐慌。」爲滿足這個願望，記者即向剛從平川上來的兩個同志進行訪問，而這兩個同志所

談的又都是瑣談碎談，並無確切根據。記者便依據這些瑣談材料，按照記者自己的想像便推斷開闢起來：聽說閩匪進入文水城前市民有向外跑的（後來證明約有百分之十），但在記者筆下却誇大爲「當國軍侵入文水城前，全城百分之五十的市民已經疏散」。聽說前閩僑縣政府及各機關之川具桌椅有被我們搬出城外者，記者便憑空想像爲「一羣聚在關頭參加此種搬運」，並臆測出羣聚一定會，「高喊『不』

「記者又想到閩軍進城時，經過兩次解放的文市民，恐怕遺糧，必然會有一不少市民將米麵埋藏，進行空 清野，拒絕閩軍食宿，有的商民則將僅有的貨物運往解放區。」於是就這樣寫上了。接看記者又推斷到地方武裝和參戰隊一定會出擊敵人，便寫出：「連日來汾水介人軍組織的參戰隊、游擊隊、保家隊，配合地方部隊，四出襲擾，打擊犯閩軍，

各村自衛隊自動偵察敵情。」（記者知道平介人民在汾孝戰役中曾繳獲了不少國軍潰兵的彈藥武器，於是又寫了：「平介三、四、五、七區人民，更將前次汾孝戰役繳獲國匪潰兵的武器彈藥，趕速交給民兵，殺傷敵人，」管叫他好進不許出！）「這一想像中的游擊戰爭大海，與當時羣衆在敵人搶抓殘殺下發生情緒消沉和我地方部隊的暫時轉移等實際情況，完全相反。

六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副刊》，登載分組發出的「文化簡訊」一期，其中有謂「齊燕銘同志應呂蒙劇社之請，於工作繁忙中抽暇為呂蒙一隊幕掛「三打祝安莊」，「其實所「幕掛」者，並非「三打祝安莊」，而是「逼上梁山」，意稿的同志陳鑑與編輯同志李衡，均參加了

寫錯」於前，編輯復「通過」於後，這一錯誤雖非「重大」問題，但即引起了此間不少同志的非議。從記者職責上看，不僅未作到深入採訪，而且正所謂「熟視無睹」。（編者按：不是什麼熟視無睹，乃是閉着眼睛瞎寫，明知故錯）這樣不負責任的亂寫，還不是重大的問題嗎？這種極端惡劣的工作精神，應值得引起每一編者記者的警惕。陳、李二同志應很好的檢討。）

今年夏季攻克永孝鎮鎮後，記者谷愛同志曾寫了一篇「戰場小景」，爲了使這個小景富有「詩意」，一開始就說該鎮位於「文峪河畔」。其實該鎮距文峪河尚有十八里之遙。在今夏報刊汾陽「救拔羣衆暨井抗旱」時，記者爲了從該村地勢之高，加重壓井的艱難，以增加該稿的意義，遂寫

一篇「客里空」

柳林人民生活上昇

復員軍人等紛紛辦事

東街上冬學羣衆勞軍三

(本報訊) 柳林貧苦羣衆生產情緒極其
飛快上昇，娶嫁喜事近日皆有，全市
，僅臘月間，就有五十餘戶辦理婚事
轎子過來過去，民間鼓手忙的不得閒
楊化，本月十一日辦喜事時，院中

、朱總司令大像，新郎新娘隨着唱禮人共產黨萬歲」。並給人民領抽毛主席像。復日軍人應斌龍去年因患瘋病幫他醫好，並給了他一石小米建立家室，勞動加油，勸他生產，見人就說：「心動開闢了」。記者統計結帳中復員軍人身戶，貧農、中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市黨土冬學時，商人王不深說：「不把握軍打了重慶邊，咱還能安安心心在生意？」春節我捐出一萬五千元，慰勞

道：「汾陽鼓坡村位於邊山高出平川一千五百公尺」，這一數字完全為記者主觀的想像。記者陳鑑同志關於「離石鼓家溝紫雲閣」逐漸保護至熟秋禾」的報導，是就記者過路時所搜集的一點材料寫成的，但對麻雀為害却寫的有聲有色：「老幼雀兒成羣結隊，啄噬之聲清晰可聞，此起彼落活似狂風」，編輯李衛同志對此種荒謬似嫌過色，而又「錦上添花」的補充了兩句：「為害之烈，証實不虛」。另在「平介五區參戰隊五、六兩月殲敵

八十四名」一稿中，記者谷鳳同志反映該隊「與羣衆關係頗好」（據事後證實，此點亦非事實），但編輯李衡同志，竟感到「頗好」的語詞無力，進一步改爲「與羣衆關係更加親密」。另一次記者報導汾陽湯陽區某村民兵對搶殺開闢年的一次「伏擊」時，編輯同志把「伏擊」誤爲伏地射擊，爲了加重語氣，遂改成「不斷伏擊」，於是爲了「錦上添花」便造成了錯誤。

報導的檢討

王充

去年冬柳林後，幾天中，我被羣衆的娶嫁事——解放區此種婚嫁氣所鼓舞。由此，我便連想起會看到本報（日期不記得）轉載「冀魯豫

言事

漲，生活
百餘戶中
花紅玻璃
。煤窯工
斗毛主席

土堆改革後，廢料象
新報導中的廢料，甚
爲動人，我把柳林情景
，與此類同，大有報導
宣傳價值，這是寫稿動
機之一。

其二，當時我獨自這
樣想，「自己已身為
職業新聞工作者（此時
我做此工作不到一月）
我在此連住數日，不寫一

高呼：「朱總司令家，政府結婚後，這下更有九人，重新翻是八路軍，柳林街上，咱前方」

罵稿件，問心不愧！」因自己在假期，個人瑣事繁忙，未抽時做專門採訪，便於返與途中，就以默誦記憶和一點殘缺材料聯筆當起「客里空」，估計推斷開了。

首先在導語上，我毫無依傍的寫了「貧苦羣衆生產情緒高漲，生活

「我不了解。我只憑我目睹的一些浮面現象去推斷，主觀按上的。這是多麼荒唐呀！」

柳林至今未澈底進行土地改革，貧苦羣衆生活如何能上昇，那真是個謎了，在這個一推兩上，今天檢討起來，我是對貧苦羣衆毫不負責任的。」

接下來，工會幹部楊丁突然地強調其主題。最後一段是我於柳林街頭的黑板報上抄的。只是略加修飾了一下。

編輯李超同志處理這篇稿子，向我提出一個疑問：「是甚麼問題不澄清了，我是吞吞吐吐，付了當時的場面。」

總分社於三、四月份曾電告臨門分社，此稿有誇大之虞，但分社製書王海原同志亦未正式

至（到處問人，是甚麼情形，但我我不了解）是給兒子辦喜事，我即捕風捉影寫成「煤密工人」（重點是最近我去柳林才問清），這是鬧錯了。再往下談，復員軍人應試罷，結婚後勞動加油、勤儉生產，倒是事實，接下去便是我「其更表現『有力』」，想像

向我提出過，另一記者康憤無意中說出過，後便無人追究，那時，我也就苟且不談了。（編者按：王充同志學習文件後，起來公開揭露自己的錯誤，這是進步，是很好，首先嚴格檢討自己，同時要勇敢的批評別人，這是我們每一個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對黨對

的增添了一見人就說：「這下更有心動回闊了。」一句。記者統計結婚中復員軍人、貧農新翻身戶、中農佔百分之七十以上，一點根據也沒有，我根本就沒有調查到結婚中有幾個復員軍人，幾個新翻身戶，及貧農。我從估計中又

黎應軒取的正確態度。可是爲什麼領導者未正式提出自己的問題，就苟且不談了，對此爲什麼不檢查自己的思想與立場？作者到當時專門採對訪「客里空」所採取的態度，流露出一不滿，但又爲什麼不公開直率的起來批評與揭露呢？這都是值得好好檢

造捏

今年六月，記者馬明在十分危險中採訪中，曾寫了一篇「隨軍見聞」，其中有一段是「走到郭家坡時，青年農民薛百興自動要求帶路，他的小弟和母親並端了熱騰騰的開水和米飯遞到戰士手中」。後據和馬明同行的同志反映，這一段文字大都是不真實的，首先並不是自動帶路，而是徐隊長的囑導，米飯是薛百興母親給薛百興的乾糧，並未遞到戰士手中，因此這

與 渣 染

段報導是不真實的。另外記者穆欣在寫新絲商民驅逐法幣一稿中（亦是六月發的），內寫「五百元之法幣，均作廢紙」，實際上當穆欣到新絲時，五百元法幣仍然使用，而是在以後一個月才不流通使用。

這說明記者主觀上爲了使事實符合自己所宣傳的題材，往往要走到誇大與捏造，而這是非常危險的。是一種不負責的態度，如果這種報導刊在報

本報發行簡章

凡由本科直接批發之報紙，須預交六
（一）邊區一級黨政軍民機關及其所屬之團
（二）縣、區、鄉、鎮、村、戶均可訂閱，向本
（三）凡願訂閱本報，僅費農及一切基本
（四）爲便利野戰部隊閱讀報紙，凡陝甘寧
（五）爲便利地方幹部閱讀報紙，凡陝甘寧